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四

986  
20





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

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  
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  
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而立胥克先卒奔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  
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  
賂齊也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  
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  
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  
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

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

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瞠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邗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

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

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  
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  
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  
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王  
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  
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  
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  
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  
鄭穆公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碓，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鄔十世。卅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爲



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  
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  
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  
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  
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薨而死又娶于蘇生  
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  
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石癸曰吾聞姬媯耦其子孫必蕃媯吉人也后稷  
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媯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  
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  
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  
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

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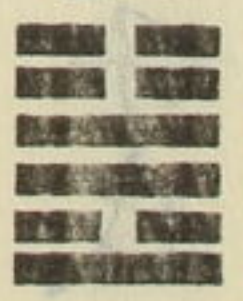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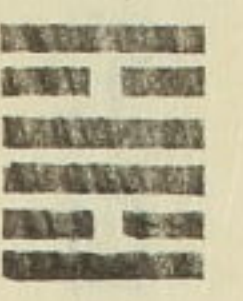
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蔣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蒞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汭，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

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

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

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  
 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  
 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  
 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之  
 離  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  
 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  
 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宋之  
 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  
 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  
 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  
 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春秋卷十一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  
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  
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  
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諫  
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

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  
汭盟吳越而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晉  
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蒹雨  
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  
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

洩冶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衽服以戲于朝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

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  
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  
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  
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  
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

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  
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  
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  
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  
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楚子



春秋卷十一  
一五  
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  
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櫛函冬  
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

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  
王待諸郟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  
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  
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秋會于櫛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  
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

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  
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  
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  
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  
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  
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  
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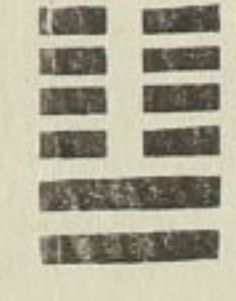


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  
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  
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卅里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  
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  
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  
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蔦教爲宰  
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  
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  
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

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  
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周易有之在師  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  
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  
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  
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  
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  
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  
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

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

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藥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藥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

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  
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

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  
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  
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  
感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  
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  
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楚子爲乘廣卅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  
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  
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

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  
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  
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  
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  
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  
脫局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僂在後怒之使  
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藪納  
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  
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  
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  
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

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  
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卒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

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  
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  
無河魚腹疾奈何曰日於眚井而拯之若爲茅經  
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曰恤病討貳於是乎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

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  
殺其大夫先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  
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  
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  
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  
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  
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

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  
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  
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  
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  
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  
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

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  
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  
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  
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

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  
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  
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氏  
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  
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螽生饑與年報晉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

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

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  
不能從也去我卅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  
告王退卅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  
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  
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  
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  
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  
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爲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

春秋卷十一  
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  
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  
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  
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爾用而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  
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  
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  
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  
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

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蟪生饑幸之也。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

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

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  
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  
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  
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藥京廬待命于  
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  
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  
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  
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

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  
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  
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  
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  
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  
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鳩乎爾從二三子唯  
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肝卒公母弟也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  
母弟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甲戌楚子旅卒公孫

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至筮遂奔齊春晉與齊世于郊外齊公外外夏四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將以伐齊秋邾  
人戕鄆子于鄆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楚  
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  
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  
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  
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  
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  
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卷第十一

齊書曰魏父對自晉善之也齊王于陽殺齊侯  
鄭對命然介殖對命時註謂明也哭三解而出變  
子殆去之皆謂去之也遂東門力子容對父基對  
也夫海宣外然曰當其初不指也對之入所罪  
季文子言然陳曰對非然也然以夫大對者中  
鄭公室與公籍而鄭于晉始以晉人去之冬公薨

#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



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  
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爲齊  
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  
來告敗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  
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  
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

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八  
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  
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  
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

春秋卷十二  
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

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

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

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感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

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

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

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敢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蒨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

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

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

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

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  
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  
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蠶殺御叔弑靈侯戮  
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  
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  
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  
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  
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  
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  
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  
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  
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



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  
新敗曰吾不虜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  
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  
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  
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  
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晉師  
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

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  
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  
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  
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楚師

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

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

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  
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  
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  
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

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郟敗諸丘  
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  
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  
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  
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

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  
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

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  
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  
之餘焉廬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  
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  
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  
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

堂也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

姬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藥氏不作我  
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  
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  
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孟獻  
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  
諸穀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  
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  
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



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

藥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鄆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

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

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彙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

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郟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卷十二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逼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

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衛人來媵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

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

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  
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  
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幾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  
重閉況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  
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  
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郟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  
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姑公頤之辭然而文也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

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



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爨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

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莩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  
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  
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  
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  
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

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  
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  
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  
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鄭伯討立君者  
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  
可況不令乎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  
棧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卷第十二

